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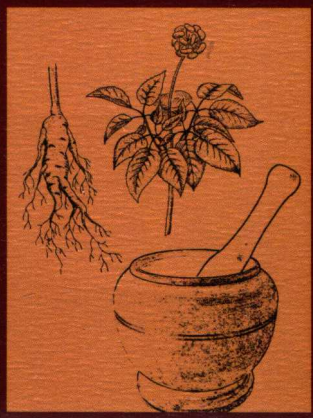
走向田野文
化散文丛书
第二辑

千年药香

中国药都樟树纪事

欧阳娟

著



长江

长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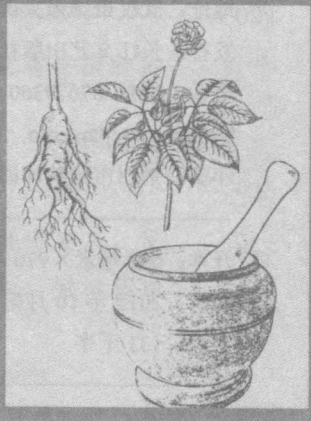
走向田野文
化散文丛书
第二辑

千年药香

中国药都樟树纪事

欧阳娟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年药香: 中国药都樟树纪事 / 欧阳娟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10
(走向田野文化散文丛书. 第2辑)
ISBN 978-7-5354-8360-7

I. ①千… II. ①欧…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4055号

责任编辑: 胡兰兰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泓润书装

责任印制: 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 10.5

版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31千字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 引言 一座城市 在药香里流传····· 001
(在这里,樟树不是一棵树,而是一座有着几千年中医药文化历史的小城。)
- 第一章 万亩花田是药香····· 008
(小小的樟树城酣睡在一片片花海之中,栀子花、金银花漫山遍野,都是用来制作中药的原材料。)
- 第二章 卧云庵内医道同源····· 017
(葛玄在樟树市境内的阁皂山建卧云庵钻研道术,促使中医药文化在民间生根发芽。)
- 第三章 两大名家上阁山····· 024
(葛洪、孙思邈在阁皂山传道、行医,将葛玄播种的中医药文化幼苗培植壮大。)
- 第四章 天下药商汇清江····· 035
(南宋时期,朝廷偏隅杭州,带动江南经济发展,促进了樟树药材交易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至此,樟树药市形成。)
- 第五章 明代医家聂尚恒····· 042
(妇幼科专家聂尚恒是一位勤勤恳恳的儒医。他脸上的神情应该是细致耐心的,他的肢体动作应该是收敛的,他惯常的姿态应该是执笔著述或者凝神把脉。他对樟树市中医药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六章 清江药商遍天下·····	051
(樟树药商三次大规模外出。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越走越宽，像一支大动脉分布出无数的毛细血管，遍布了全国各个大中小城市。)	
第七章 江右金针黄石屏·····	059
(黄石屏的名字，包含着太多的豪情、侠义、浪漫、风度、智慧，他高超的医术在国内、国际上具有巨大的影响。)	
第八章 一个包袱一把伞·····	072
(虚写一名樟树药商的创业史)	
第九章 药业圣殿三皇宫·····	087
(樟树药业的信仰和民间风俗)	
第十章 国药源流永不断·····	095
(民国政府颁布废止旧医的决议，樟树中医药文化在民间顽强生长。)	
第十一章 巧夺天工药师艺·····	103
(樟树市独特的药材炮制技术以及制药工具)	
第十二章 老药工采访手记·····	110
(四位代表不同人群的老药工采访记录，其中有典型的知识分子、医药世家的后代、出身贫寒的孤儿和深谙江湖智慧的樟树药帮传人。)	
樟树药业大事年表·····	158
主要参考文献·····	161

引言 一座城市 在药香里流传

在这里，樟树不是一棵树，它是位于江西省中部鄱阳湖平原南缘的一个县级市，这座小城跟它的名字一样有着古老的平民式浪漫。但凡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人，香樟树总是容易让他们联想起捧着饭碗聚集在村口胡聊海侃的情景。在那些如初夏的轻风般快活的话题里面，包含着最琐碎的日常生活，最简洁的人生哲理，最淳朴的嬉笑怒骂，也偶尔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点点从远古时代传承下来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樟树市这座城的整体意象，就好比香樟树下那一场场看似随意却包罗万象的闲扯，顺着那点点滴滴往上摸索，你将看见一幢幢构造严谨的文明殿堂。

当你触摸到这些殿堂的轮廓，你才会明白为什么樟树人喜欢用药材炖制菜品，喜欢用白酒款待高朋，喜欢约友人到码头上吹风，甚至明白为什么他们表示亲昵时喜欢将对方唤作“河捞”……这些散落在民间的小习惯，就像游走在市井中的信徒，平淡的表象背后有着强大的精神内核。

樟树市自秦始皇二十六年起，便成了县治所在地，历史上曾是中原与岭南舟车孔道，与景德镇、吴城镇、河口镇并称江西四大古镇。就在几十年前，重大物品还主要依靠水路运输，樟树市最繁忙的地方，便是依江而建的六个码头。这就能够解释潜藏在樟树人心目中的码头情节了。在那条清澈如蒸馏水的江流上，曾有多少人洒下过火热的汗水？水



路运输最早的工具是独木船和排筏。说起放排，受某些影视剧影响，老百姓心目中的放排汉总是身材高大脸膛黑红的北方汉子，很多樟树人自己都不知道祖辈经历过漫长的放排生涯，更难以将眼前秀丽的江水与文艺作品中那危机四伏的湍流相提并论。然而他们的祖辈，确然是从那漫长的艰险中蹚过来的。憨实爽朗的放排汉和勤劳泼辣的浣衣女曾经是这条被命名为清江的水流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这就是为什么“河捞”这个词，在此间拥有“亲昵”与“诅咒”的双层含义。当那个从河里捞起来的人，是与自己曾经对唱民歌的汉子，或者就是自己的骨肉至亲时，这个词是如此的动人心魄。而当对一个人充满切齿之恨时，更是巴不得立见他从河里打捞上来。发源于南岭山脉的章、贡二水合流为赣江，赣江北流八百里与袁河汇合，水面骤然变宽，澄澈至极，人们称之为清江。这便是清江的由来。这条肉眼可见十几米深处卵石纹路的水流见证过太多或美丽或哀伤的故事，多到人们的记忆不堪承载，于是樟树人不说故事，他们只用轻松的插科打诨乐观地面对当下。

除了水上漂来的文明，樟树还拥有土壤里长出来的丰硕文明成果。酒、盐、药并称樟树市三大支柱产业。这其中的酒，就是被周恩来总理评价为“清香纯醇，回味无穷”的四特酒。盐，是坐落在樟树市境内的江西盐矿产出的井盐。药，是始于公元 87 至 122 年间在樟树市炼丹、采药的道教创始者之一张道陵开启的中医药文化。酿造四特酒的原材料稻谷是种在水田里的，提炼井盐的原材料卤水是从地底下抽出来的，炮制中药材的原材料花、草、根、茎等等，是在山上采摘来的。所以说，樟树的酒、盐、药文化都是从土壤里长出来，再润物无声地潜入樟树人们日常生活中的。

在这三者之中，又数中医药文化潜伏的时间最长，传播的范围最广，具有的特色最多。中医素有医道同源之说。公元 59 年，张道陵弃官隐修，时年堪堪二十六岁。二十六岁的张道陵认为当官“无益于年寿”，隐居以修长生之道。汉章帝建初五年，朝廷征他为博士，他称疾不起；和帝永元元年征他为太傅，封冀县侯，他三诏不就。历史上痴迷

于谋求长生不老药的王侯将相、平民百姓大有人在，像张天师这样在二十六岁不到而立之年就有所觉悟的却为数不多，能够真正放下功名利禄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谓“修道”，不过是自己不尽人意的生活拉上一块遮羞布而已。张道陵于和帝永元二年携弟子到樟树市境内的阁皂山游历，时年天师五十七岁。许是阁皂山霞蒸云蔚、引絮含烟的景象吸引了天师，自此便在此地行医布道，广传弟子。今阁皂山下骆驼峰两侧的西坑挂壁峰下有“天师坛”，“磨剑池”等遗迹。公元87至122年前后，共计三十余年，张道陵往来于阁皂山与龙虎山之间，用丹药与符咒治病，为樟树的中医药文化写下了最初始的篇章。如果说张道陵是那个鸣锣开道的人，那么葛玄的登场则代表着第一幕剧正式上演。跟随其后的聂尚恒、黄石屏等人，则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将这场剧一幕幕接了下去。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在国内掀起前所未有的热潮，许多本国原有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这其中就包括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当时中医被视为封建迷信的代名词，鲁迅就曾经在作品中抨击过以“人血馒头”做药的愚昧行径。留洋归国的有识之士纷纷不惜以身犯险，冒死尝试西医的种种治疗方法。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中医地位迅速式微，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卫生所的广泛普及，西医的触角延伸到了每个村落，人们渐渐遗忘了文火慢炖的中式治疗方法。一管针剂几粒药丸就能解决问题，还有多少人会愿意花费一上午的时间去煎制一罐混合着草根树皮苦涩难耐的汤药呢？中医传统在某些地区被彻底地掐断，应该说大部分因由是能够被理解的。好在樟树人们在时代变幻的潮流面前，从未动摇过对祖辈的信任，民间一直沿着世代相传的土方，学术界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医药的研究探索。近年来，随着西医弊端的逐步暴露，中医的位置被重新确立，在这斗转星移的变迁中，樟树人的坚守让他们保持了在此领域的卓越位置。2013年，樟树市被中国中药协会授予“中国药都”的称号，这是对这座千年药城的赞颂，更是对樟树百姓的赞颂。当大多数人在历史的风雨中任由中医药这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瑰宝锈蚀时，樟树人却将它擦拭得熠熠生辉。

作为一个樟树人，我部分地见证了中医传统在樟树民间活跃的痕迹。小时候每到端午时节，大人便要煎了晒干的艾草给小孩洗药澡，以此祛除体内的毒气。我本人就是那种敏感体质的小孩，几乎年年夏初要生湿毒，每回在那药汤里泡上两次，身上的小痘痘就全部消失了。再有就是初秋常见的小儿腹泻，西医惯用的治疗方法是不停地给孩子输液，有时配以止泻药，有时就任小孩将体内的食物清空，大人不停地抱着小孩跑厕所、洗换衣物，往往一周才能痊愈，打完这场仗，孩子母亲都像得了一场不得了的大病。樟树人对这个常见病的处理方法，就是到野地里去寻几株“簸箕里面藏珍珠”，熬上两回水，腹泻就基本止住了。当然，我写下这些，并非颂扬中医贬低西医，不同的病症采用不一样的治疗方法，不盲从任何一门科学才是明智的。古往今来固然有过许多无良中医，由于自身专业知识的匮乏，或者由于这门学术本身的局限性，曾经发明无数类似于“人血馒头”这样的奇方怪药（我的母亲年轻时就吃过数不清的臭鸡蛋、炸蟑螂之类莫名其妙的东西来治疗晕眩症），但西医也同样存在着手术失误、副作用多等问题。据越来越多的资料披露，当年力挺西医的梁启超，就是因为护士在其切除肾脏的手术中，将碘酒的位置标记错了，被切除了好肾，留下了病肾，直接导致一向很少生病的梁公与世长辞。中医、西医本身并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善用、慎用才是根本。

我不是医学界的专业人士，以上所涉两种常见病的治疗，只是依自身经历如实写来，读者遇到相同病情，还请先上中医门诊，万勿盲目模仿。樟树民间被广泛运用的药方还有夏枯草敷手腕退烧，犁头草口嚼混入干净唾沫拔疖子，食盐消除扁桃体肿大，益母草治疗痛经……为免误导读者，我必须抑制自己喉咙里你推我挤的众多药方。我不是郎中，不敢乱点药谱，但我无须抑制想起这些方子时心间涌荡的情怀。每一味我见识过疗效的中药后面，必然有一张我万分熟悉的脸，他们是我的父母兄妹、左邻右里，他们都有着干爽黄黑的皮肤和春风漾漾的笑容。我看

见他们放下锄头漱净了烟牙，满口嚼着绿秧秧的离藤草；我看见她们放下锅铲抽出竹筷，神态安详地往孩子喉咙深处点上一星儿食盐；我听见他们向我传扬无数奇巧惊人的秘方，然后反复叮嘱：不可试验，亦不足为外人道。我在从张道陵开始往下流淌，汇聚无数细流终成江河的樟树中医药传统中，打捞着亲情、浪漫、智慧和奇情。

去年底至今年初，陆陆续续有人跟我提议写一写樟树市的中药文化，这唤醒了我童年深处柔软而烂漫的诸多记忆，在这种情绪反复发酵的作用力下，我终于鼓起勇气打算尝试着用粗浅的笔触来绘制一幅樟树市中药文化发展的简图。受自身知识容量的限制，这幅图画必然有许多遗漏之处，我只将自己最为了解的部分精心润色，希望能起到窥斑见豹的效果。

确定选题之后，资料的搜集是一项繁杂浩大的工程。我用了将近十个月的时间搜集了大量的文字、图像和录音材料，这其中包括樟树市的县志，健在老药工的采访，老药工出版的专著，大药商的资料，无数老照片，还有樟树民歌和与樟树有关的诗词……我一边搜集一边阅读和筛选，总共花了十一个月的时间，总算将所得资料全部看完。

谈到资料搜集，就不得不提起樟树市退休老干部刘思华和老药工黄文鸿，二老在我四处奔走的过程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为了避免有人误会我这部作品是官方授意所写，我有意地回避了向政府寻求帮助，所有资料都来自民间。这就大大增强了资料搜集的难度。那些老药工们尽皆年事已高，不用手机，我无从得知他们的联络方式。樟树市虽算不上大，要问上门去却也不太可能。更何况即便问上门去，他们风雨半生世事看淡，没有熟人的引见，料想也不会待见我这黄毛丫头。就在我万般纠结之时，不知怎的冒出个念头，我打算向不久之前结识的老前辈刘思华打听一下情况。所以说世间都是无巧不成书，我这本书能够写成，有一大半功劳要应在这个“巧”字上。我一给刘老电话，他就爽朗地告诉我，樟树老药工的领军人物黄文鸿是他至交，他愿为我引见。寥寥数语，于我却感触颇深。惯见了当今世相的冷漠，一个老前辈，居然

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就与我约定了帮忙引见黄师傅的时间。不足两分钟的通话，我回味了不止两小时，任刘老再怎么阅人无数，料想也难窥透我此番情愫。约定的那天我早早做好了准备，临出门时却下起了倾盆大雨。此处“倾盆”二字绝非修饰，真是一脸盆一脸盆往下倾倒般的大雨。我年纪轻，自然是不怕雨的，只是想着刘老年事已高，恐有闪失。我给刘老电话，本想同他商议雨停出门，不想电话一通，老人家告诉我已在目的地等候多时，因见天色有异，恐有大雨，遂提早出门，以防误事。请允许我此时不可抑制地又感触了一回，绝非矫情，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这种品质在当代年轻人中，已经难得一见了。对这样一个与一个小毛丫头的约定，对这样一件于他自身不能带来任何利益的事情，老人家居然如此重视。我想起了《一代宗师》中宫二写给叶问的那封信——一约既定，万山无阻——我之前以为说的是爱情，此时方明了，这说的是为人，是那个时代的人普遍具有的品质。这种品质，在老药工黄文鸿前辈身上，也体现得分外明显。黄老退休前长时间主持樟树市药检所的工作，对老一辈的药工比较了解，他热心地为我引见了所有健在的老药工。由于采访时间跨度较长，恶劣的天气时而有之，我常常担心黄老不便赴约，事实上他却从未迟到过一次。有几回采访对象住所偏远，我要打车带他前往，老前辈却坚持步行，走到满头冒汗依然神采奕奕。除了这些令我感动的细节，黄老还有一件“出格”之事。此事令他在可敬的形象之外，又增添了一份可爱。我在刘思华老前辈的引领之下第一回前往黄老的住处时，他居然在忙着策划自己的百年诞辰。一见了我们，黄老便拿着手头的材料指示给我们看，等他去世之后，他的儿孙将在他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遵照这上面所做的安排为他举办一场庆典。材料详细地写明了庆典的各项议程，邀请的宾客，赠送的礼物，还有他希望获得的挽联题词。我听着他津津有味的讲述，胸口一直有种酸楚而又温热的感觉，那酸与热之中，慢慢汇出一朵五味杂陈的微笑。黄老像个孩子，热情地邀请我们：来来来，你们也想想可以为我写下几句话吧，等那天，你们有空一定要来！

在认识黄老之前，我对这部作品的创作产生过动摇……这浩如烟海的史料，这无从落笔的故事……在听黄老讲了他关于百年诞辰的规划之后，我为自己的动摇暗自羞愧。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尚有这份激情和浪漫，我这堪堪三十出头的锦绣年华，有什么理由轻易气馁？当下年轻人最缺乏的，大抵就是这份浪漫。在一声声“现实一点、现实一点”的善意提醒中，我们已经现实得不现实了。我想，真正的现实应是：内心永远为浪漫的野心葆有一席之地。没有浪漫，张道陵不会弃官修道，那么也许就不会有为我们带来如此之多现实意义的“中国药都”了。

中药原本就凝结了中华儿女丝丝缕缕的浪漫情怀，看那药柜一格格小抽屉上贴的标签：金银花、雪莲、当归、半夏、茴香、白芷、泽兰……一个个名字依次读去，像皇上宣见后宫佳丽三千一样。不浪漫的人取不出这样风雅的名字。那么允许我投入这场用文字实施的浪漫编织，希望读者能够从中闻见萦绕了这座小城千年之久的浪漫陈香。

第一章 万亩花田是药香

春天的樟树城随着花开的顺序，就像在商场里试用香水，节令的手指一按，不同的芬芳便轮番上阵。

春节刚过，黄灿灿的油菜花就劈头盖脸地涌了出来，在阳光的照射下，细薄的花瓣泛出皮革般的光泽。一片片亮汪汪的黄，鞭子一样抽打着人们的视线，比凡·高的向日葵还要热烈。明明是早春时节，却开出盛夏的气势。这种花儿旗帜鲜明地拥护了毛主席提出的“人多力量大”的口号，摘了一朵凑到鼻尖去闻，并未察觉有什么香味儿，往那花田中间一躺，却要被馥郁的香味熏破了鼻子。一位友人向我描述过他被油菜花香袭击的经历。离家多年的游子开着一辆破捷达回乡探望父母，半路经过一片山地，他的车子被夹在随山势起伏的花浪中间，仿佛行驶在通往天国的引道上。他形容那种感觉：太香了，香得人思维停顿。他和他的车子一起被响亮的香气抽晕在半道上。对这个少年时迫不及待离开的地方，游子头一回产生了深深的眷恋。

油菜花刚刚结籽的时候，樟树又迫不及待地进入了花期。樟树的花香跟油菜花的花香又是不同风格。如果说油菜花是西方的油画，那么樟树开花就像中国的泼墨写意，近看不那么像画，需得隔了一段适宜的距离，才见那云遮雾罩的笔墨凝结成了形象。樟树的花香，也是需要隔着一段小小的距离才能嗅得分明的。很多粗心的人经过一排樟树，总是莫名地寻找香气的来源。是远处飘来的桂花香？桂花不是开在秋季吗？

噢，是樟树的叶子香，树干香。樟树的花，粗心人是有缘得见的。

樟树香过之后是栀子香。再粗心的人路遇栀子花，哪怕只有两三朵，恐怕也很难忽略它们的。它们招摇的香气十米开外就能引导你的眼睛，洁白的花瓣在绿叶丛中分外跳脱。这是一种最能诱人伸手采摘的花朵。据我有限的人生经验，玫瑰、野菊、月季、蔷薇……我见过的一切花朵，都不像栀子这么令人手痒。如果我告诉你樟树境内总共拥有将近五百万亩栀子花田，亲爱的姑娘你做何感想？是不是恨不得立刻跳入那洁白芳香的花海摘个痛快？从此再也不用在公园或者小区的栀子花坛边纠结，经受公德与私心的持久对战。不过百万亩花田的栀子花不是用来采摘的。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你家里堆着金山银山，那肯定不是用来给你一串串珠宝戴出去显摆的。当一个人真正富有了，显摆的就不再是金钱本身，而是由此衍生出的气场、气势、见识。樟树市民对于栀子的态度大抵如此，他们骄傲的不是栀子花的美丽和芬芳，而是以这么强大的气势种植的花朵，最后将变成造福于人类的药材。

黄栀子是樟树市盛产的药材中一个主要品种，另外还有枳壳、陈皮、枳实、苏叶等等，这些美丽的植物经过独特的炮制技术，再加上一代代苦心经营的药商，共同构成了樟树市的药材市场，并一步步将这座城市推向“中国药都”的宝座。

枳壳和苏叶的种植，在广阔的樟树乡村，几乎达到了“人人皆药农”的地步。难忘儿时我总是误将枳壳当柚子。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孩子们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解馋，除了红薯和豆荚之外，我率领一众小伙伴偷食最多的就是柚子。由于枳壳跟柚子外形相似，免不了有误偷的时候。喜滋滋捧了那沉甸甸的“小柚子”回来，一溜儿拖着鼻涕的小喽啰两眼放光地等我用菜刀切开，浓绿刺激的汁液往往一不留神飙进某个略微迟钝的孩子眼睛里，顾不上询问那小笨孩儿的情况，十几双小手一拥而上，抓挠着裸露出云白色海绵体的果实，撕扯出一股股酸涩的液体。再馋嘴的孩子也咽不下枳壳的味道，刚刚放进嘴里，便一个个龇牙咧嘴吐了个干净，终于换了那哭的孩子破涕为笑。与枳壳形成对比

的，是苏叶留在我记忆里的香甜。想起苏叶，我唇齿间条件反射要泛出一股田螺的味道。小时候，苏叶是跟炒田螺联系在一起的。不知为什么，那时候的樟树农村人并不怎么爱吃田螺。尽管穷到一个星期也买不起一次荤腥，他们也不会想着用田螺来改善改善生活。大概在他们眼里，生活在水里的动物，鱼才算正正经经能吃的，黄鳝尚可，虾次之，至于田螺、蚌壳之类，简直是低等到了底端，他们是不屑于去吃它们的。孩子们可没这种成见，田间、水沟、溪涧、池塘……但凡够得到底的地方，总少不了他们胯上系着鱼篓弯腰摸索的身影。尽管十回便有五回劳动成果要被大人以没空弄为理由转送他人，但为了那一半的成功率，孩子们的热情还是不肯消减。我大概比一般的孩子更为嘴馋些，早早学会了用针尖挑出螺肉，用碱揉洗螺肉里面的泥沙。为了奖赏我的勤劳，母亲总会嗔怪而娇纵地呵斥一句：“好吃鬼，去摘点苏叶来。”“去摘点苏叶来”，这是我童年时代听到的最振奋人心的句子。接受了这么光荣的任务，我自然不能容许自己执行不利。苏叶分为绿色和紫色两种，樟树民间种植的多为紫色苏叶，也就是我要采来给炒田螺做香料的。但是我家的紫苏叶和野生的绿苏叶混长在了一起，这就令我每次前往采摘时都分外小心谨慎。然而越是小心，便越是觉得那紫色中泛着浓绿，那绿色中透出微紫，看来看去，似乎每株苏叶都不像“真”的。那时候我觉得世界上最没有必要存在的生物便是绿苏叶了。我很困惑，为什么这没用的东西到处都是？一直到今年为了这部作品的写作采访了老药工之后，我才知道绿苏叶同样具有药用价值。我喜欢吃的紫苏叶当然也不是纯粹为了炒田螺而存在的。

在老药工保存的照片里，我看到了加工枳壳的工具。那是一个类似于楼梯的木架子，只不过木架的每级横木都是可以活动的，也没有楼梯那么长，大概十一二级的样子。樟树市的枳壳加工后能够切成“凤眼形”，这个工具功不可没。采来枳壳之后，先用小刀将内瓤全部挖去，洗净泥沙，润过夜。所谓的润，就是指清洗之后不必晾晒、风干，直接将枳壳置入器皿（樟树一般使用谷箩），让表皮的水分慢慢渗透到内部，

达到内外湿度一致，切开无干心。通常润十二小时，先用铁锚压扁，再上木架。木架压制三至五天，待枳壳长出细小的霉点，再将其对合成半月形，切成2毫米厚的薄片，晒干。晒干的枳壳呈白色，我们平时所见中药店里的枳壳呈淡黄色，这就需要添加一道至关重要的工序——炒制。每一百公斤枳壳，配以麦麸五至十公斤，将锅烧热，撒麦麸于锅内，待浓白烟升起，加入枳壳。先猛火迅速翻炒，观其颜色，再调到微火翻炒，动作一定要快。待枳壳转至淡黄色时起锅，筛去焦麸皮，放凉。调整火力和起锅的时间，都要视锅内枳壳的颜色而定，这就是为什么制药学徒一定要跟随师傅反复实践，光看药书是没有用的。炒制成功的枳壳片显淡黄色，色泽均匀，形似一只只半开半闭的凤凰眼睛。表面焦化或者黏附麸皮的枳壳片，都非上品。

想不到我小时候当作蔬菜的紫苏是一味中药，而我们误食的枳壳瓢，是做药都不用的东西。不过我也不是全然的无知，糖罐子补肾，金银花清火，我还是知道的。不要奇怪一个小孩怎么会知道“补肾”这么“成熟”的词汇，在一个有着中药传统的地方，“滋阴”、“壮阳”都是常挂嘴边的。一个严肃的父亲板着脸一本正经地对八岁的女儿说“豆浆可以多喝点，滋阴”，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

十六岁时，我离开樟树到另一个城市读书，有一天一个同学惊讶地问我：“你怎么知道那么多食物的功效？”我蒙了。我知道吗？我不知道我知道。原来故乡把它知道的很多东西悄然无声地镂刻在我的心上，在许多个不经意间，我在对外输出这些东西，自己却浑然不觉。正如我今天在电脑屏幕上书写我的童年，顺理成章地就能写到与樟树中药文化有关的许多东西。一个全民懂药的城市要升格为“中国药都”，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樟树市在一众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最大的亮点并非药材的种植，而是独特的加工技术。樟树素来享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到樟树不灵”的美誉。这里所说的“齐”，是指要加上樟树出产的药材才能齐备；“灵”，则是指要经过樟树独特的炮制方法才能显现出药材应有的功效。

这个“灵”字，更能体现樟树药人对中药的突出贡献。

一字之赞，樟树人摸索了几千年，一代代药人不断实践、改良，才积累出一个个世代相传的秘传妙法。樟树药工炒、浸、泡、炙，烘、晒、切、藏，都有格外讲究。优秀药工切出的药片“薄如纸，吹得起，断面齐，造型美”，色、香、形、味、效俱佳。当代老药工丁社如能用铡刀将一寸长的白芍切出三百六十片，片片薄如蝉翼，精细而结实，捧在掌心用嘴一吹，便像一群群白蝴蝶四处飞散。除了“白芍飞上天”，樟树药工还能切出“木通不见边，陈皮一条线，半夏鱼鳞片，肉桂薄片，黄檗骨牌片，甘草柳叶片，桂枝瓜子片，川蝴蝶双飞片，槟榔一百〇八片，马钱子二百〇六片”，这里所说的槟榔和马钱子的片数，都是指单片槟榔和单个马钱子切出的数量。

切出一把好药，除了精湛的刀工之外，还需要称手的切割工具和良好质地的药材。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把发霉的米，加上一口漏水的锅，恐怕做不出什么可口的饭菜。古时樟树药店学徒，必须先过磨刀关。磨出的刀口必须内侧平滑，不能磨成“圆口”。不同的药材切割不同的形状使用不同的刀具。切厚片用片刀，切横片及草药用药刀，切某些特制药材用铜刀。我曾以为越薄的药片就用越轻小的刀具切割，及至见了黄国军老药工家里摆放的药刀，我才知道所谓的药刀就是铡刀，除去支撑刀身的木架，看上去就像菜市场肉摊上用来剁筒骨的重家伙。为应切割药材之需，樟树某个铁匠铺子里的熊文芹兄弟二人，对片刀和药刀进行了改良，他们打造的刀面更小、刀口更薄，轻便锋利，被命名为“樟刀”。樟刀在药界广受欢迎，自发明以来，便成为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药工尽皆习用的工具。1963年，樟刀在樟树市药材交流会上展销，行销千九百八十余把。

不同的药材切制前要进行不同的加工。有的草药要抢水洗，不能浸泡。比如芳香性草本药材荆芥，如果清洗时间过长，则药味、药气尽失。润药，是药材切割之前的关键工序。樟树药界素有“七分润工，三